

# 歷史、文化、生滅：論曾貴海詩的三種關懷

曾進豐

## 一、前言

醫師詩人曾貴海（1946-），出生於屏東縣佳冬鄉客家庄一六根庄，1976年起定居高雄。曾獲吳濁流文學獎新詩正獎（1984）、賴和醫療服務獎（1998）。先後參與創辦《文學界》（1982）、《文學台灣》（1991），出任《文學台灣》雜誌社社長（1991），鍾理和文教基金會董事長（1999），台灣筆會會長（2002）。曾貴海既由「診療室到書房」，且再從中走出，積極投入社會運動，成立「高雄市綠色協會」（1996），擔任首任會長；籌組本土社團「南社」，出任社長

（2000）。捍衛生態、推動環保，「南方綠色教父」鮮明標誌，幾乎遮掩了作家身分。<sup>1</sup>事實上，曾貴海寫詩超過四十年，詩集達十本之多，<sup>2</sup>又有散文集《被喚醒的河流》（2000）、《留下一片森林》（2001），及詩評論《戰後臺灣反殖民與後殖民詩學》（2006）、文學文化論述《臺灣文化臨床講義》（2011）。

曾貴海有時間敏感症候，流露獨特的時間意識。「哪裡有時間？只有黑夜和白晝，時間不是永恆的實體。……人沒有黑夜與白晝，只有光與暗……實際上根本沒有時間。」<sup>3</sup>曾貴海強調塵世時間與空間，推動人類的歷史和文明，創造了文化；還有一種宇宙時間，地球的轉動產生晝、夜之別，然而，地球只是在「轉」而已，只有光與暗的變化，時間是人為的。曾貴海喜歡凝視時間、與時間共舞，翻檢十冊詩集，題目標示「時間」二字者，信手拈來即有〈時間迷航〉、〈時間的浪濤〉、〈時間個網床〉、〈時間個身影〉、〈時間之門〉等，至於字裡行間，「時間」自由穿行，隨處可見。

詩是靈魂深藏的秘密，是生命的符碼與象徵。「除了詩，我實在無法說些什

---

<sup>1</sup> 曾貴海於1992年發表〈作家身份證〉，強調詩人的自我認同。三四兩節正反論辯，由否定而肯認：「堅持作家的身份／用什麼證明你還活著／用宣言掩飾／模糊的自己／用利息和施捨／支付明日生命的浪費／堅持作家的身份／貼上心靈的各種裸照／填滿愛與罪行的紀錄／重新申請一份」，《台灣男人的心事》（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3。詩人應當據守良知，不被權力收編、腐蝕，淪為政治奴僕、打手，尤其重要的，在於能夠坦承種種「愛與罪行」。掩飾或模糊策略，畢竟短暫而易被揭穿，昔日的榮耀，亦無法撐持未來歲月的尊嚴，唯有真摯才是作家與作品真正「活著」的保證。

<sup>2</sup> 曾貴海於高二（1962年）開始嘗試創作，就讀高雄醫學院二年級時（1966年），與江自得、蔡豐吉等人創立「阿米巴詩社」。詩集有《鯨魚的祭典》（春暉，1983）、《高雄詩抄》（笠，1986）、《台灣男人的心事》（春暉，1999）、《原鄉·夜合》（春暉，2000）、《南方山水的頌歌》（春暉，2005）、《孤鳥的旅程》（春暉，2005）、《神祖與土地的頌歌》（春暉，2006）、《浪濤上的島國》（春暉，2007）、《湖濱沉思》（春暉，2009）、《畫面》（春暉，2010）。

<sup>3</sup> 曾貴海語。見莊紫蓉：〈孤鳥，樹人與海——專訪詩人曾貴海〉，《笠》詩刊第252期，頁194。

麼／那不可言喻的生命之火生滅的劇本」<sup>4</sup>，曾貴海欲藉詩定位時間航向，還原生命本質；處於 SARS 災難襲擊，人們在「新生與死亡的虛空」翻騰之際，只能「寫下詩的見證／我也只能相信詩／帶著愛與慈念渡過急流」<sup>5</sup>，唯有詩值得信任，唯有詩能夠見證生命之莊嚴。

老友鄭炯明（1948-）嘗說：「曾貴海是一個愛以人的生存做夢的詩人。」<sup>6</sup>曾貴海的詩創作，就是從生命的沉思者出發——「存在」始終是糾結的心事。「生命」難道不能有絲毫的自由意志？為何要「生存」在一個充滿人為、虛假的異化世界？類此「存在」思考的延伸，必然觸及死亡。李若鶯（1950-）穿梭於曾貴海詩園，驚訝地發現「思想的『空』和情感的『有』，在詩行間或明暢或掩翳地交織出阡陌蜿蜒的風景。」且論斷：「『空』是他的理性認知，『有』卻是他的感性關注，而詩人明顯向後者傾斜。」<sup>7</sup>曾貴海因情感的有，所以執著於歷史記憶、文化認同的探索；因思想的空，在佛理的鑑照下，悟得緣起生滅，一切無常無我。本文擬從「時間意識」切入，透過詩作的詮解析釋，掘發歷史記憶、族群文化和生死沉思等三大主題，論證曾貴海詩世界裡的愛與關懷。

---

<sup>4</sup> 曾貴海：〈曾貴海詩觀〉，《曾貴海詩選》（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4。

<sup>5</sup> 曾貴海：〈SARS與詩〉，《孤鳥的旅程》，頁40。

<sup>6</sup> 鄭炯明：〈夢與真實的告白〉，《台灣男人的心事》，頁1。

<sup>7</sup> 李若鶯：〈「空」與「有」的懸念——析論曾貴海近作五首〉，《笠》詩刊第252期，頁230、236。